

——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左拉集 02
柳鸣九 编选

小酒店

全译本

〔法国〕埃米尔·左拉 著
王了一 译

World Class

tion Series

上海三联书店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
柳鸣九 主编

左拉集 柳鸣九 编选

小酒店

[法国] 埃米尔·左拉 著 王了一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酒店 / (法) 左拉 (Zola, E.) 著; 王了一译.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10
ISBN 978-7-5426-4236-3
I. ①小… II. ①左…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23947 号

小酒店

著 者 / [法国] 埃米尔·左拉

译 者 / 王了一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特约编辑 / 刘 佳

装帧设计 /  灵动视线

监 制 / 吴 昊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版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94 千字

印 张 / 26.75

ISBN 978-7-5426-4236-3/I·721

定 价: 23.80 元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编委会

主 编 柳鸣九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守仁 史忠义 宁 瑛 冯季庆 朱 虹 刘文飞

兴 安 李辉凡 陈众议 陈绍敏 罗新璋 贺鹏飞

倪培耕 高中甫 黄 梅 谭立德

主编助理 赵延召 乌尔沁 张晓强

“世界名著名译文库”总序

柳鸣九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直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

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了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一个大项目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迥然不同于一般出版商的小家子气而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延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辨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入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

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作者原序

“卢贡—马卡尔”应当是以二十部小说来组成的。这部书的总计划在一八六九年就已经定下来了，我是极端严格地遵守这一计划的。到了该写《小酒店》的时候，我就和写其他几部一样^①把它写成了；在我原定的路线上，我一秒钟也没有停顿。并且这件事也赋予我一种力量，因为我有一个前进的目标。

当《小酒店》在报纸^②上发表的时候，它受到史无前例的粗暴攻击，人家谴责它，说它应负一切罪行的责任。是否必须在这里用几行文字来解释一下作为作者的我的意图呢？我想描写的是我们城郊的腐败的环境中一个工人家庭的不幸的衰败情况。酗酒和不事生产的结果，使家庭关系也十分恶劣，使男女杂居，无所不为，使道德的观念逐渐沦丧；到头来就是羞辱和死亡。

其实《小酒店》是我的作品中最谨严的一部。我在别的作品中往往还触及更可怕的创伤。只是小说的形式上有点叫人害怕。人们对我用的字眼很生气。我的罪过是不该有文学上的好奇心，把人民的语言收集起来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地使用。啊！这种形式就是我最大的罪行！不过，这种语言的字典却有的是，许多文人还在研究它，对它的新鲜活泼之气，对它在刻绘形象方面的生动而有力的地方，他们还大感兴趣。至于那些虎视眈眈的文法家，

① 《小酒店》已是“卢贡—马卡尔”的第七部。前六部如《卢贡家的发迹》《卢贡大人》等俱已如期发表。

② 报纸指《公共福利报》，《小酒店》在该报上发表了一部分以后，因受到攻击，竟中途停止登载。

人民的语言，简直是他们的宝贝。不过，无论如何，总不会有人
认为我的志趣是在做纯粹的语言学的工作，认为我在这上面会感
到一种历史的和社会的深刻的兴趣吧。

再说，我也不加辩护。我的作品就会替我辩护。它是一部描
写现实的作品，是第一部不说谎的、有人民气味的描写人民^①的小
说。不应当做出这样的结论，说全体人民都是坏人，因为我的许
多人物也并非全是坏人。只是他们生活于贫困之中而又做着极其
笨重的工作，因而变得愚蠢而且败坏了。在大家对我和我的作品
使用可笑的、可厌的、带有成见的判断之前，应当先看看我的那
些书，了解它们。大家都知道，我的朋友们是多么喜欢那种使大
家娱乐的惊险的传奇故事！希望大家知道，大家所谓的吸血鬼，
专写杀人流血的小说家，其实是社会上的一个正人君子、艺术家、
研究者；他只在自己的角落里过着谨慎的生活，唯一的野心就是使
自己有一部作品广为传播而且万古长存。任何无稽之谈我都不加
以否认，我只是工作，让时间和读者的信任来把我从这愚蠢的包
围圈中拯救出来。

左拉

1877年1月1日于巴黎

^① 这里原文用的人民 (peuple)，实际上是指与贵族、资产阶级对立的平民，
在《小酒店》一书的具体情况中，多半指手工业工人。

绮尔维丝等候郎第耶，直等到了深夜两点钟。她穿着一件短小的寝衣，在窗口冷风中站立久了，弄得全身发抖，只好横倒在床上打瞌睡；她身心如焚，眼泪湿透了脸颊。自从她和他在“双头牛”饭店吃了饭，出来之后，他便叫她回家同孩子们睡觉；至今已有八天，他仅仅在每天夜深的时候才回来，依他说他是在找工作。今天晚上，当她凭窗等候他的时候，她看见“大阳台”舞场的十个窗子里射出一带灯光，映在外面的马路的黑黝黝的地上，她又似乎看见他走进了舞场，他的后面跟的是那个小阿黛儿。阿黛儿是一个擦铜女工，常常和他同在一个饭店里吃饭，现在她垂着手跟在他的后面，相离五六步远，好像她不愿意在舞场门前的强烈灯光下挽着他的手臂一同走路，所以才放了手似的。

将近早上五点钟，绮尔维丝醒过来的时候，她的身体发僵，腰里酸痛，不由得放声呜咽起来。原来郎第耶还没有回家。这是第一次他在外面过夜。她坐在床边上，头上是天花板下悬挂着的一幅破旧的、褪了色的花布幔。她的双眼蕴着泪珠，懒洋洋地向凄惨的卧房内四处望了一望，房里有一个核桃木的横柜，柜上还缺少一只抽屉，又有三张麦秸垫的椅子，一张油腻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缺口的水壶。为了孩子们，又在横柜前面加放一张铁床，竟占了全房间的三分之二。绮尔维丝和郎第耶的箱子摆在一个角落上敞开着，里面空无所有，只有一顶破旧的男帽压在一些肮脏的内衣和袜子下面；沿着墙，在椅子的背上挂着一件已经有

破洞的披肩，一条沾满泥的裤子，都是些估衣店的商人们所不肯收买的破旧东西。在壁炉上，两个已经不能配成一对的铅铁蜡台中间放着一沓粉红色的当票。这算是这个旅馆里的漂亮房间，非但在二楼，而且窗子正对大街。

这时候，两个孩子并头躺在枕上睡得正好。克罗德八岁了，他的双手露在被窝外面，缓缓地呼吸着；爱弟纳只有四岁，他的一只手臂搁在他哥哥的颈上，脸上现出笑容。他们的母亲眼泪汪汪地注视到他们的时候，重新又呜咽起来。她用一条手帕掩住自己的嘴，以免漏出呜咽的声音。她赤着脚，简直忘了重新穿上脱落下来的旧拖鞋，竟又转身去凭倚着窗子，仍旧像每夜一样等着，远远地望着马路的人行道。

那旅馆是在教堂路，卖鱼巷的左边。这是一所三层楼的破旧房子，墙上涂的是紫红色，直到三楼，都装有百叶窗，不过已经被雨打得糟朽了。门前两个窗子中间一盏星形玻璃灯的上面，塑着黄色大字招牌：“好心旅馆，馆主人马肃利耶”。因为墙上长霉，字迹已经斑斑脱落。绮尔维丝，手帕捂在嘴上，因为那盏灯阻碍她的视线，于是踮高了身子。她向右方望去，望到洛歇叔雅路那边，看见成群的屠夫们穿着染血的围裙，在屠牛场的门前排列着；凉风吹来，不时把被屠杀的畜生的腥臭气味传送到她的鼻子里。她向左面那条带形的马路望去，把视线停在她面前的那座白色的拉里布吉埃医院——当时那医院正在兴工建筑。她慢慢地来回眺望着把视线移到税卡的墙上，她往往在夜里听见墙后有被凶杀者的喊声；她想到了凶杀，便用眼睛搜寻那些黑暗偏僻潮湿污秽的路角，生怕发现肚子被刀戳穿了的那郎第耶的尸体。当她抬起了眼睛向那静悄悄地围绕着这个都市的一望无际的灰色城墙以外看去的时候，她发现了一道太阳的光芒，阳光里已经充满了巴黎的喧嚣的晓声。但是她始终把眼睛转向卖鱼巷，伸着脖颈，在苦闷中自娱地看那些从蒙马特和教堂大街下来的人群，牲畜、货车川流不

息地在税卡的两座矮屋中间通过。这里面有成群的牛羊，有因一时的障碍而拥挤在道路上的人群，有去上工的络绎不绝的工人队伍，背上扛着工具，臂下夹着面包，所有这巨大的人群，接连不断地淹没在茫茫大海似的巴黎之中。当绮尔维丝在这些人当中以为看到郎第耶的时候，她更探出身子，冒着坠楼的危险。随后她又把手帕堵着嘴，堵得更紧，像是要掩盖她的痛苦似的。

一个少年人的快活的声音使她离了窗子。

“先生不在家吗，郎第耶太太？”

“可不是嘛，古波先生。”她勉强微笑着回答说。

古波是一个铎工，住在本旅馆最高层十法郎一间的小房子里。他的肩上挎着一个口袋。他因为看见她的房间外面插有钥匙，所以像一个朋友那样径自进来。他继续说：

“您晓得吗？现在我就在这里医院里做工……喂，您看，多么好的五月天气！今天早上的风，真有些刺骨呢！”

他说着便注视绮尔维丝的被眼泪渍红了的脸孔。他看见床上的被褥依然整齐，便轻轻地摇了摇头；后来他又走到孩子们的床前，看见他们仍旧睡着，面色粉红，像两个小天使一样。他把声音放低，又说：

“唉！先生有点不老成，是不是？……郎第耶太太，您不要伤心。他很关心政治；前几天人家选举欧仁·苏^①的时候——据说是个好人——他就热烈得几乎发狂。也许昨晚他整夜同朋友们在大骂那下流的波拿巴呢。”

“不，不，”她很吃力地说，“他不会像您所猜想的。我晓得郎第耶在什么地方……我们女人总是一样，总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天啊！”

古波眨了眨眼，表示他不受她哄骗。他临走的时候还说如果

① 欧仁·苏 (Eugène Sue, 1804—1857)，法国的通俗小说作家。

她不愿意出去，他可以替她去买牛奶。她是一个美丽而且善良的妇人，假使她有困难的一天，她可以靠他帮助。绮尔维丝等到他走远了之后，仍旧凭窗眺望。

在清晨的冷空气里，城边一队一队的人畜还不住地进来。人们辨出穿蓝色衣服的是些锁匠，穿白色衣服的是些泥水匠，大衣里面露出长工作服的是些油漆匠。这群人，在远处看来，色彩都不甚鲜明，好像混成一片土灰色；其中只有淡蓝色和灰黑色特别显眼。有时候，一个工人停了脚，重新燃着他的烟斗；他的前后左右的人们不住地向前走，也不笑一笑，也不向同伴说一句话，土色的面孔朝着巴黎，卖鱼巷好像一张大嘴，把他们一个一个吞噬了。卖鱼巷的两个转角处有两个卖酒商人正在打开门窗板，便有许多人在门前放慢了脚步。在未进店门以前，他们先停留在人行道上，斜着眼睛望着巴黎，两臂松弛一下，就算是一天的逍遥。在柜台前，一群一群的人正在那里买酒喝；一个个都得意忘形地站在那里，挤满了店堂，吐痰，咳嗽，把小杯的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润他们的喉咙。

绮尔维丝向马路的左方窥探，似乎看见郎第耶走进了哥伦布伯伯的酒店，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不戴帽子，穿着围裙的胖女人在街道的中心向她问话。

“喂，郎第耶太太，您起来得很早啊！”

绮尔维丝俯身向下望着说：

“呃！原来是您，博歇太太！……唉！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多得很！”

“对了。事情不办是不会成的，是不是？”

于是一个在窗子里一个在街道上就攀谈起来。博歇太太是这所房子的女门房，楼下就是“双头牛”饭店。有许多次，绮尔维丝在她的门房里等候郎第耶，以免独自一人和那些吃饭的男子同席。那女门房告诉绮尔维丝，说有一个职员要缝补一件外衣，而

她的丈夫不能把那外衣拎来，所以她今天早上特地到离此不远的卖炭路，趁那个职员未起床的时候去找他。后来她又说昨天晚上有一个房客引了一个女人进来，直闹到夜里三点钟，扰得大家都睡不着。她一面说着，一面审察着绮尔维丝，像是想要知道她的秘密；她好像是专为打听消息才到这里来的一样。她忽然问道：

“郎第耶先生还没有起来吗？”

“是的，他还睡着呢。”绮尔维丝答时，忍不住涨红了脸。

博歇太太看见她的眼泪涌上了眼睛，当然，她已感到了满意，所以她嘴里喃喃地骂着男子们是些懒汉而走开了。忽然她又回来，叫道：

“您今天早上要到洗衣场去，是不是？……我也要洗些东西，在我旁边替您留一个位置，我们可以再谈谈。”

后来她似乎忽然起了怜悯心，说：

“我可怜的小姑娘，您最好不要停留在这里，这样会惹出病来的……您看，您的脸都发紫了。”

绮尔维丝仍旧在窗前死等了整整的两个钟头，直等到了八点钟。各商店的门都开了。从蒙马特走下来的工人们渐渐稀少，只剩有几个迟到的人，大跨步走进城来。在卖酒商人的店里还站着先前那一班人，在喝酒，吐痰，咳嗽。在男工人之后又来了好些女工，擦铜的，做帽子的，做假花的，一个个都紧束了她们的薄薄的衣衫沿着外面的马路奔走。她们三五成群，兴高采烈地谈话，轻轻地笑着，把光亮的眼睛向前后左右张望。更远处，有一个孤零零的，瘦削的，脸色惨白而态度严肃的女子，避开了那些垃圾堆沿着税卡的墙走着。随后走过去的是些商店的伙计，一面走着，用手指吹着哨，一面吃他们一个铜子的面包。又有些枯瘦的青年人，穿着很短的衣服，眼皮下垂，走着还打瞌睡。更有些小老头子们，他们的脸色因为整天守着办公室而变得苍白，一面蹒跚地走，一面看他们的表，好计算他们行路的时间。随后大马路上又

现出了一片清晨的安静景象，有些附近的有钱人正在太阳下散步；有些母亲不戴帽子，穿着肮脏的裙子，摇哄着她们的婴儿，在街道的长凳上换他们的襁褓。又有一群拖着鼻涕的孩子，袒着胸，互相撞碰，时而倒在地上，叫呀，笑呀，哭呀，闹个不停。这时候绮尔维丝觉得又气闷，又绝望，焦急得要晕过去。她似乎觉得一切都完了，连时间都完了，郎第耶永远不会再回来了。她以失望的目光，从那些肮脏黑臭的屠宰场直望到崭新洁白的医院。从一排一排开着的窗子望进去，看见医院里面的房子还是空空的，好像是死神光临过的样子。在她的面前，税卡的墙的后面，天空透出光辉，渐渐升起的太阳普照着初醒的巴黎，炫耀在她的眼里。

年轻的绮尔维丝坐在一张椅子上，两手无力地下垂，不再哭了，这时候郎第耶安然地走了进来。

“是你！是你！”她叫了起来，一面想上前去搂他的脖颈。

“呃，是我，怎么样？”他回答说，“我想你也许不会胡闹吧！”

他把她推在了一边。后来他又用一种耍坏脾气的样子把黑呢帽子向横柜上一扔。这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男子，身材很矮，头发很黑，一张漂亮的面孔，稀稀的胡子，他时常不知不觉地用手卷着它。他穿着一件工衣，外面罩着一件紧紧地裹着他的身体的挺脏的旧大衣，他说话时带着很重的普罗旺斯省的口音。

绮尔维丝重新倒在椅子上，和婉地用简短的话埋怨他：

“我一夜不曾合眼……我以为也许人家害了你……你是到哪里去了？你在什么地方过夜？天啊！你不要再这样吧，要不然我就要发疯了……说吧，奥古斯特，你是到哪里去了来？”

“天知道！我是到我有事情的地方去啦！”他说时耸了耸肩，“我在八点钟到哥拉西耶去看一个朋友，他打算开一个制帽厂。我耽搁得很晚。所以我宁愿在他家过夜……再说，你要知道，我是不喜欢人家盘问我的。不要再唠叨！”

绮尔维丝又哭起来。他们争吵的声音不小，而且郎第耶的举

动粗暴，把椅子撞倒了，孩子们因此惊醒。他们在床上坐了起来，裸着一半身体，用小手分开他们的乱发；他们听见母亲哭泣，还没有睁开眼睛就大声喊叫，跟着也哭起来。

“唉！又闹起来了！”郎第耶气冲冲地说，“我警告你们，我又要走了，我。这一次我真的走了……你们不肯住口吗？再见！我要回到我来的地方去了！”

他说着早已在横柜上把帽子拿了起来。但是绮尔维丝连忙上前，吃吃地说：

“不，不！”

随后她同孩子们温存了一番，使他们收了眼泪。她吻他们的头发，说了许多亲爱的话叫他们再睡。那两个孩子忽然安静了，在枕上笑着，互相捻着皮肤玩耍。这时候父亲靴子都不脱，早已倒在床上，因为一夜不曾入睡，所以露出疲倦的样子，脸上花一块白一块。他睡不着，眼睛睁得很大，向卧房内的四面张望了一会儿咕噜着说：

“真干净，这里！”

他对绮尔维丝注视了一会儿以后，又接着凶恶地说：

“你也不打算收拾一下吗？”

绮尔维丝只有二十二岁。她的身体很高，略为瘦一些，眉清目秀，可惜已经被艰难的生活糟蹋了。她散着头发，穿着破旧的拖鞋，在一件白色的短寝衣里打寒战。家具上的尘土和油腻沾污了她的寝衣。方才经过的那一阵哭泣和烦恼，竟使她好像老了十岁。她本来怕他，一味忍耐着，现在听了他的话，忍不住发作了，说：

“你真没有道理。你分明晓得我已经尽我的能力做了。我们落到这一步田地，并不是我的罪过……我倒要看看你，如果你带着两个孩子，在一个房间里，连烧热水的炉子都没有，你怎么办？……你从前说过，到巴黎之后我们即刻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假使你 not 把钱吃光了，会弄到这地步吗？”

“喂！钱是你同我一起吃光的；今天你要借这个机会赖我一个人却不行！”

她似乎没听见，只顾继续地说：

“总之，如果肯发奋，还有法子想……昨天晚上我看见了福公尼耶太太——就是新开路的那一个洗衣妇人；她在星期一就可以雇用我。如果你到哥拉西耶你的朋友那边工作去，在半年之内我们就可以翻身了，我们可以渐渐买些衣服，到别处租一所小房子，我们就有了家……唉！应当工作，努力工作……”

郎第耶转过身去向着床的里面，现出厌烦的样子。于是她生气来：

“呃！对了！人家晓得你是不爱工作的。你的野心很大，要像一位老爷一样穿好衣服，要同穿绸穿缎的娼妇去游逛。是不是？自从你把我的衣服都送到当铺里去之后，你就觉得我不够漂亮了……奥古斯特，我本来还想等一等，不愿意同你说起这件事，其实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过夜。昨天晚上我看见你同那娼妇阿黛儿走进了‘大阳台’舞场。唉！你真会挑选女人！那个女人倒是干净！怪不得她摆王妃的架子！……饭馆里吃饭的人们谁没有同她睡过觉！”

郎第耶一跳就跳下了床。他煞白的脸上瞪着一双墨一样黑的眼睛。这矮子的怒气简直就像一阵狂风。然而绮尔维丝还是照样说下去：

“是的！是的！饭馆里的人一个个都同她睡过觉！博歇太太就要把她和她的娼妇姐姐赶到别处去住，因为常常有一大群男子在楼梯上守候着她们。”

郎第耶举起了两个拳头；后来又抑制了打她的意思，只捉住了她的两臂猛烈地摇晃她，把她推倒在孩子们的床上，孩子们重新又哭起来。他再躺在床上，口里喃喃自语，形容凶悍，似乎打了一个主意，却没有完全决定。他说：